

论语言的功能分类

李宇明 王春辉

提要 当前的语言分类系统主要有谱系分类和类型分类。这两种分类的依据都是语言的结构特征。本文提出根据语言功能参数对语言进行分类的新设想。由于历史和现实众多因素的作用,每种语言发挥的功能并不相同,因此可以根据功能的强弱将语言分为不同类别,呈现特定的世界语言格局。语言的功能主要可分为工具功能和文化功能两大范畴,根据这两大功能的若干外显特征,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功能分类参项体系。通过功能分类,可以加深对语言功能及其特征的认识,促进世界范围内各种语言的相关数据的收集、分析及利用,同时在语言生活的实践上,可以为语言教育、语言保护和中华语言的国际传播提供学术参考。

关键词 语言功能分类 工具功能 文化功能 评价参项

On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Languages

LI Yuming and WANG Chunhui

Abstract The current system of language classification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genealogy and typology of languages, as it is established on the structural features of language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languages b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linguistic functional parameters. We claim that as each language has its own history and own role to play in communication, they can b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strength of functions they have. Language func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instrumental function and cultural func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explicit features of these two functions, a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system can be formed. The instrumental function is mainly tied to the communicative performance of the language. It can be evaluated by the population of the native speakers, the population of the second language users, its status as the official language, its writing system, the number of its netizens, and the amount of its Internet texts. The cultural function is mainly associated with the cultural influence of the language. It can be evaluated by the status of its written language, the amount of its publications and translations, and the number of its celebrities and prominent figures in its culture. Through these investigations and evaluations, we can divide the current world languages into six matrices. The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languages can not only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c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world languages, but also help us improve our work on the documentation, protection, analysis and utilization of the data of languages all over the world.

Keywords language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instrumental function, cultural function, parameters

1. 引言

语言分类是一种普通语言学领域的作业，只有在语言样本集聚到一定数量、对语言特征具有一定学术认识的时候才可能进行。语言分类不仅仅是用一定的框架把语言分为不同的类别，更能不断加深对语言共性与个性的认识，推进语言学的研究。当前的语言分类，主要有谱系分类和类型分类这两种体系。

伴随着 19 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大发展，形成了世界语言分类的第一种范式：语言的谱系分类(genealogical classification)。谱系分类是“发生学分类”(genetic classification)，主要通过不同语言中语音、词汇、语法上的比较，探寻其对应关系和相似之处，分析其谱系/历史/亲缘上的亲疏关系，进而构拟其原始语言形式的面貌。

在语言谱系分类发轫后不久，即 19 世纪初期，施莱格尔(A.W. von Schlegel)根据词这一级语言单位在形态上的差异，将人类语言分为“分析语”和“综合语”两类，又在综合语中区分了“粘着语”和“屈折语”。后来，洪堡特(W. von Humboldt)在此基础上添加了“多式综合语”，从而形成了人类语言分类的第二种范式：类型分类(typological classification)。早期的类型分类基本上限于施莱格尔、洪堡特等人提倡的形态类型学，到了 20 世纪中叶，Greenberg (1963)的发表，则标志着以研究人类语言共性和差异为己任的当代语言类型学的诞生。

谱系分类的目的，重在揭示语言的发生学关系；类型分类的目的，重在发现语言结构的共性与个性。两者的研究目的不同，一在历时，一在共时，但都是基于结构的分析，其依据都是语言的结构特征。

语言的运行，因其有结构，亦因其有功能。语言分类可以根据其结构特征进行分类，也可以根据其语言功能的发挥状况进行分类。本文的目的，就是尝试以语言功能为指标构建起语言的“功能分类”系统。

2. 语言的工具功能

语言是人类用于交际和思维的最为重要的符号系统；语言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最为重要的承载者、阐释者和建构者；语言还像是民族的图腾，常常具有承载民族认同、民族情感的作用。概而言之，语言功能主要有两个方面：工具功能和文化功能。本节主要阐释工具功能。

2.1 工具功能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最常用的交际工具，是人类社会网络系统(经济、政治、文化等)得以良好运行的保障。正因为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不同语言因

发挥的交际作用大小不同，就具有了不同的价值^①，掌握何种语言也就与社会利益、经济利益等产生了联系，进而与社会阶层的提升发生链接。

比如在中国，普通话推广的核心驱动力量之一，就是方便跨地区、跨民族的交流，提高交际效率，并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信息条件。再如当今世界之英语，能够独居全球通用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全球化时代跨国交往的需求^②；而全球大众对英语的热情则可以看作经济利益获取和阶层提升双重需求的结果。

语言不仅是人类最为重要的交际工具，同时也是人类最为重要的思维工具。李宇明(2017:146-7)指出：“人类的语言，不仅可以描述现时世界，而且可以追忆过去和悬想未来，可以臧否社会成员和评价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虚构出各种故事，并能够将这些故事推演为群体的信仰。语言的这种功能，不仅有利于信息交流、经验积累和发展认知能力，而且还能够进行社会制度的构建，促成精神家园的形成。”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是语言学史上的重要话题，本文更重视的是，作为思维工具的语言对社会形成与进步所起的作用。

2.2 工具功能的评价参项

语言的交际工具的职能是外显性的，思维工具的职能是内隐性的。外显性的职能易于观察，能够产生一些观察数据，可以通过这些数据来评定某语言的功能发挥的程度，因而可以作为语言功能分类的指标。而内隐性的职能则不易观察，不易得到观察数据，不宜用观察数据来评定某语言的功能发挥的程度。下文所说的工具功能及其数据，一般说的都是交际工具职能。

语言的工具功能主要体现在沟通域、沟通力上，其影响参项亦可作为评价参项者主要有：1) 母语人口；2) 第二语言人口；3) 官方语言；4) 文字类型；5) 网民数量及互联网文本量；6) 语言的经济实力。

2.2.1 母语人口

母语是与民族属性相关联的概念，一般人的母语都是第一语言，特殊情况下是第二语言^③。语言得以传承，基本的交际功能得以发挥，基础的文化功能得以实现，首先依赖母语和母语人。母语人口是一个语言的底盘，其数量关系到语言的沟通力和影响力，是工具功能需要关注的重要参项。表1是母语人口在五千万人以上的语言。

① 与“价值”这个概念相关，语言也往往被看作是一种商品，只不过这种商品是一种“超超集体物品”(德·斯旺 2008:32-9)。

② 关于语言的经济价值可参看李宇明(2011)等。学者们对语言统一与经济的关系有诸多探讨，比如“费舍曼-普尔假说”(Fishman-Pool hypothesis, Nettle 2000)等。

③ 母语问题，可参见李宇明(2003)。

语言	使用人口(百万)	语言	使用人口(百万)
1. 汉语	1284	13. 德语	76.8
2. 西班牙语	437	14. 法语	76.1
3. 英语	372	15. 泰卢固语	74.2
4. 阿拉伯语	295	16. 马拉地语	71.8
5. 印地语	260	17. 土耳其语	71.1
6. 孟加拉语	242	18. 乌尔都语	69.1
7. 葡萄牙语	219	19. 越南语	68.1
8. 俄语	154	20. 泰米尔语	68.0
9. 日语	128	21. 意大利语	63.4
10. 雅利安语	119	22. 波斯语	61.9
11. 爪哇语	84.4	23. 马来语	60.8
12. 韩语	77.2		

表1 母语人口超过五千万的语言(数据来源:“语言民族志”网 2017)^④

由表1可以看出,母语人口超过五千万的语言有23种,前五名是汉语、西班牙语、英语、阿拉伯语和印地语。汉语的母语人口遥遥领先,与第二名的西班牙语相比,也几乎是它的3倍。

由于历史上的殖民和移民,一种语言也会走出本土而分布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语言的地域分布,是对母语人口的一个补充观察,对衡量语言的沟通力和影响力,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图1显示的是世界一些主要语言的使用国家数量^⑤。排在前六名的分别是英语、阿拉伯语、法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波斯语。就母语人口而言,汉语、西班牙语较多;但从母语人口的国家分布看,英语则遥遥领先,阿拉伯语、法语也跃至前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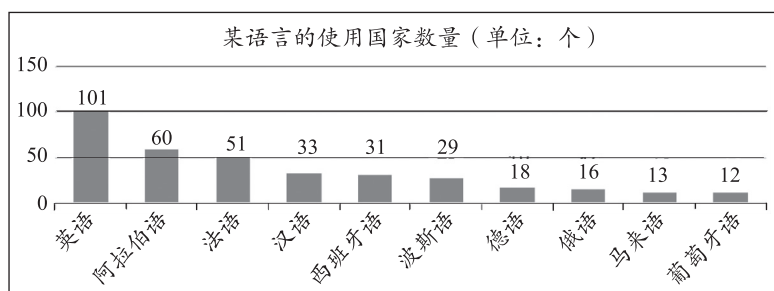


图1 一些语言的使用国家数量

^④ 表1根据“语言民族志”网(<https://www.ethnologue.com/statistics/size>)2017年第20版的数据整理而成[2018年10月8日登录]。

^⑤ 此图根据Noack和Gamio(2015)的数据制作而成。

2.2.2 第二语言人口^⑥

第二语言人口简称“二语人口”。第二语言是个较为广义的概念，其实还包括第三语言、第 n 语言，虽然第三语言、第 n 语言与第二语言可能有语言学、社会学上的多种差异。但是对这种差异研究较少，也缺乏相应的统计数据，本文只得把第三语言、第 n 语言统归入第二语言中。

二语人口数量是某种语言传播力的最为重要的表现。语言学习是个“势利眼”，作为第二语言使用人口越多的语言，人们越去争相学习，这种语言的第二语言使用人口就会飞速增长。这就是周有光(1989)提到的语言的“滚雪球”规律以及 van Parijs(2000)提出的“极大-极小语言原则”(maxi-min language principle)的具体表现。表 2 展示了主要语言的第二语言人口数量。英语的第二语言人口远远超出其第一语言人口，也是其他语言所难以攀比的。这一数据奠定了英语作为当今世界通用语的地位。

次序	语言	二语人口数量(百万)
1	英语	611
2	印地-乌尔都语	215
3	马来语	204
4	汉语	193
5	法语	153
6	阿拉伯语	132
7	俄语	113
8	西班牙语/斯瓦希里语	91
9	豪萨语	65
10	波斯语	61
11	德语	52
12	孟加拉语	19
13	泰卢固语	12
14	葡萄牙语	11
15	泰米尔语	8

表 2 第二语言人口数量表^⑦

^⑥ 匿名审稿专家指出：“关于第二语言的功能，文章只举了人口参数。光看人口数不足以反映语言的影响力，尤其是国际影响力。有的语言的第二语言人口主要集中在一国或少数几国之内。有的语言的第二语言人口广泛分布在其他国家，行使的是其国际交际语的功能。两种情况的国际影响力很不同。”因为笔者暂未收集到某语言作为第二语言的国家和功能分布，所以此因素只能留待以后再行探讨。感谢匿审专家的建议。

^⑦ 此表根据“语言民族志”(2017)第 20 版的最新数据制作而成，详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languages_by_total_number_of_speakers[2018 年 10 月 8 日登录]。

2.2.3 官方语言

本文的“官方语言”是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它包括国家层面的国语和官方语言，也包括国家内部的“地方”和国际组织使用的官方语言和工作语言等。充当官方语言的语言，是语言地位规划的结果，有一定的政治地位，能够在一定法律、规章的维护下在一定的范围内稳定地发挥交际作用，应成为语言功能的一个评价参项。同时应注意，官方语言都有一定的“语言认同”作用，地方的官方语言是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的认同；国家的官方语言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认同；国际组织的官方语言则隐含着国际社会的文化认同。这种认同作用也牵涉到语言的文化功能。

地方的官方语言。在多民族国家中，一些民族语言在一些地方具有国家认可的官方语言地位。比如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朝鲜语、彝语、壮语、傣语等都是相应自治地方的官方语言。印度实行“语言立邦”制度，除了印地语、英语是全国性的官方语言之外，还有宪法认定的在各个邦具有官方地位的 22 种语言。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语、巴斯克语和加利西亚语，英国的威尔士语、苏格兰盖尔语等，都是地方的官方语言。

国家官方语言。国家官方语言比较复杂：有的国家称为国语；有的国家没有明确规定国语，如中国称为“国家通用语言”，美国、英国无明文规定，但英语是事实上的官方语言；有的国家实行多国语制，如加拿大、比利时、瑞士等；新加坡的国语是马来语，官方语言还有英语、华语和泰米尔语，英语是最为重要的官方语言。这些情况本文都统统纳入国家官方语言的范畴。世界主要语言作为官方语言的情况，如图 2 所示^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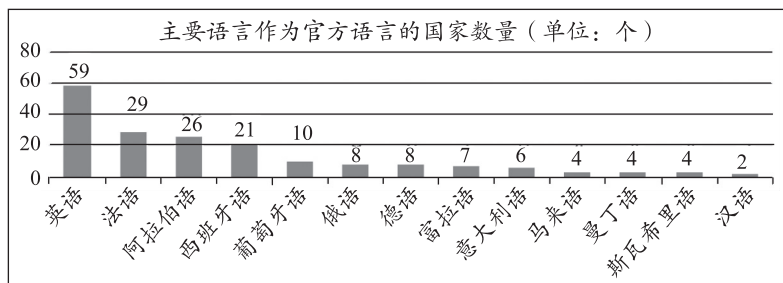


图 2 主要语言作为官方语言的国家数量

图 2 显示，有 59 个国家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高居第一位。英语、法语、

^⑧ 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official_languages [2018 年 10 月 8 日登录]。其中，富拉语 (Fula) 又称“富拉尼语” (Fulani)，在西非和中非使用；曼丁语 (Manding) 也是在西非几个小国/部落使用。

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都是因为当年殖民而保有如此“成绩”的。20 世纪中叶，亚洲、非洲等地区新独立了一大批后殖民国家，这些国家尽管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许多国家也选择了本土语言作为国语或官方语言，但依然有相当数量的国家使用殖民者的语言作为官方语言(德·斯旺 2008；奥斯特勒 2009)。当年殖民者的语言，此时在国内成了平衡各方利益、促进社会发展的工具，在国外成了与一些国际区域甚至国际社会联系的纽带，性质和作用都发生了不小变化。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这些大语种功能上的强势。

国际组织的官方语言。国际组织(包括跨国的区域性组织，如欧盟、东盟、上合组织等)是国际生活的重要领域，其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国际组织语言的使用状况，既是语言影响力的表现，也会扩大语言的影响。

联合国是当前最大最为重要的国际组织，其官方语言有六种：汉语、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⑨。而联合国下属的国际组织，并没有都把这六种语言作为工作语言。其他国际组织的语言使用状况也是多种多样的。笔者根据“人民网-国际-国际组织”^⑩列出的名单，选取了 67 个国际组织进行调查，其中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 24 个，政治类国际组织 26 个，经济类 12 个，其他的 2 个，国际会议 3 个。这 67 个国际组织的官方语言、工作语言及网页使用语言的情况，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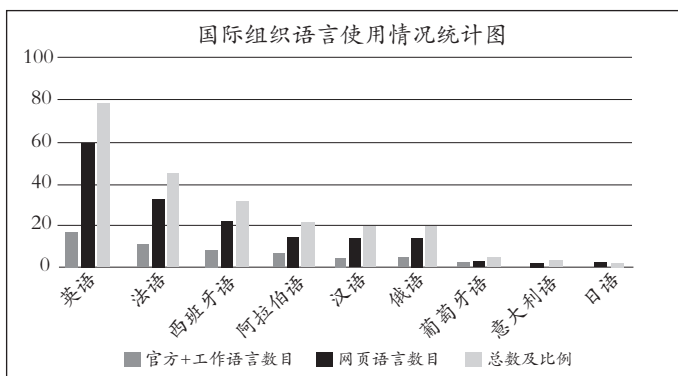


图3 国际组织语言使用情况

图3显示，在国际组织中，网页使用的语种数量远远超过其官方语言(工作语言)的数量，这是国际组织语言使用的新趋势。不管从官方语言的情况看，还是网页使用语言的情况看，英语都遥遥领先，其次是法语和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汉语、俄语也有较多使用。

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许多企业都是跨国经营，具有跨国组织的性质。它

^⑨ 其中，前五种是从联合国建立之初的1945年开始使用，阿拉伯语是从1973年才开始确立其地位的。

^⑩ <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2/topic183/> [2018年10月8日登录]。

们的语言使用状况,更具现实活力和经济张力,也应为语言功能研究者所关注。张黎、张钰滢(2016)研究世界500强企业中100家外国企业的环球网站,其语种使用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英语在经济领域依然是遥遥领先,法语和西班牙语依然有其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德语、日语、汉语也有较为广泛的使用。德语、日语都不是联合国的官方语言,但因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实力,这两种语言已跻身经济领域的国际大语言。近些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2010年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故而汉语在经济领域的使用也有较快进步。

2.2.4 文字类型

现今,比较发达的语言都有书面语,有书面语的语言比没有书面语的工具功能要强大。书面语的符号载体是文字,有些文字形体只为一种语言所使用,如日本的假名,而有些则为多种语言所使用,如拉丁字母。同一种语言也可能使用不同的文字系统,如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用拉丁文字,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用西里尔字母;印度的印地语和巴基斯坦的乌尔都语,也是同一种语言,但是前者使用天城体文字,后者使用阿拉伯文字^①。文字系统相同或相近的语言,沟通起来会有许多方便之处。文字系统的世界分布状况,也可以成为语言功能的考察参项。

在当今主要的文字系统中,拉丁字母文字的使用区域是最广的,其次是西里尔字母,再次是阿拉伯字母,第四是汉字^②。“文字拉丁化”是文字发展的大趋势,20世纪一些新创文字和文字改革,多采用拉丁字母,如土耳其、越南的文字改革,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为中亚民族创制的拉丁字母文字(到40年代改用西里尔字母),中国境内新创制的壮文、羌文等。非拉丁文字的语言,都有“拉丁转写方案”,以满足国际交流的需要。近些年来,中亚的一些国家独立后,弃西里尔文而复归拉丁文,如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塞拜疆;2017年哈萨克斯坦也启动复归拉丁文的改革,蒙古多年来也在讨论文字拉丁化问题,仿佛新一轮的文字拉丁化运动又在兴起。在当今,使用拉丁字母的语言在国际传播和计算机键盘上是占优势的。

2.2.5 网民数量及互联网文本量

互联网构筑了人类一个新的活动空间,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活快速发展,新词语、新文体、新的传播方式不断产生,并正在对现实空间的语言生活起到引领作用。互联网语言传播力越来越显著,迅速成长为语言功能评价的一个重要参项。

^① 这种“双文”(digraphia)现象,可参看 DeFrancis(1984)、Grivelet(2001)等。

^② 关于诸文字系统的世界分布,可参见孙力舟(2013)以及 TRSOL 的在线资料。参见: <http://www.trsol.com/fanyifuwu/fanyiyuzhong/index.html> [2018年10月8日登录]。

考察互联网的语言功能，可以从网民数量和网络文本覆盖率两个方面入手^⑬。当代主要语言的网民人数如表 3 所示：

语言	网民人数 (百万)	互联网占有率 ^⑭	网民人数增长率 (2000-2017)	使用人数占 世界网民比率
英语	985	68.6%	599.6%	25.3%
汉语 ^⑮	771	54.1%	2286.1%	19.8%
西班牙语	312	61.1%	1616.4%	8%
阿拉伯语	185	43.8%	7247.3%	4.8%
葡萄牙语	158	56.2%	1990.8%	4.1%
马来语	157	53.4%	2650.1%	4.1%
日语	118	94%	151.6%	3.0%
俄语	109	76.4%	3434.0%	2.8%
法语	108	26.6%	800.2%	2.8%
德语	85	89.2%	207.8%	2.2%
前十位语言	2988	58.2%	907.2%	76.9%
其他语言	898	37.7%	976.4%	23.1%
世界总量	3886	51.7%	976.4%	100.0%

表 3 互联网网民使用语言统计数据状况(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⑯

1. 英语 51.2%	5. 西班牙语 5.1%	9. 汉语 2.0%	13. 荷兰语/弗莱芒语 1.3%	17. 越南语 0.6%
2. 俄语 6.7%	6. 法语 4.1%	10. 波兰语 1.7%	14. 韩语 0.9%	18. 希腊语 0.5%
3. 日语 5.6%	7. 葡萄牙语 2.6%	11. 波斯语 1.6%	15. 捷克语 0.9%	19. 瑞典语 0.5%
4. 德语 5.6%	8. 意大利语 2.4%	12. 土耳其语 1.5%	16. 阿拉伯语 0.8%	20. 匈牙利语 0.5%

表 4 世界主要语言的互联网文本覆盖率(截至 2017 年 9 月)^⑰

表 3 是互联网最常用的 10 种语言的网民情况。英语网民数量第一，汉语网民数量第二，与英语网民数量接近。表 4 是网络文本覆盖率排名前 20 的语言，拥有 7 亿以上网民的汉语，竟然仅居第 9。

^⑬ 互联网上的语言多样性问题，可参看王春辉、高莉(2009)。

^⑭ 网民人数在使用该语言的人口中的比例。

^⑮ 2017 年 8 月 4 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 4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 7.51 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互联网普及率为 54.3%，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4.6 个百分点。

^⑯ <http://www.internetworldstats.com/stats7.htm>[2018 年 10 月 8 日登录]。

^⑰ https://w3techs.com/technologies/overview/content_language/all[2018 年 10 月 8 日登录]。

2.2.6 语言的经济实力

当今的语言传播背后几乎都有经济因素的推力。一方面,企业的国际活动十分活跃,其语言使用取向反映着经济体的实力,也会给其他领域的语言使用带来影响。张黎、张钰浠(2016)所展示的世界500强企业中100家外国企业的环球网站语种使用情况,就是一个例证。另一方面,第二语言学习、互联网的发展及网民数量、特别是语言信息技术的发展,都更加依赖经济力量。经济本来是语言工具功能的间接参项,但就某种意义而言,当今世界语言格局几乎就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附属产物,每种语言的地位及其工具功能的强弱,与其国家的政治经济地位密切相关(王春辉 2016)。Ammon(2010: 110)曾绘制了一份主要语言的经济体实力排名,涉及到1987年和2005年两个年份的数据,笔者又查找了2008和2013年的两份数据。这四个年份的数据见表5:

	2013 ^⑧		2008 ^⑨		2005		1987	
	次序	GDP (10亿美元)	次序	GDP (10亿美元)	次序	GDP (10亿美元)	次序	GDP (10亿美元)
英语	1	21949	1	19837	1	12717	1	4271
汉语	2	14655	2	5210	5	2400	7	448
西班牙语	3	6568	5	4364	4	3204	5	739
印地- 乌尔都语	4	5004	15	570	11	215	11	102
日语	5	4729	3	4924	2	4598	2	1277
法语	6	3526	6	4097	6	2215	6	669
德语	7	3227	4	4504	3	3450	3	1090
俄语	8	2980	8	1959	10	584	4	801
葡萄牙语	9	2906	10	1913	9	872	10	234
意大利语	10	1805	7	2332	7	1207	9	302
阿拉伯语		-	9	1914	8	984	8	359
孟加拉语		-		-	12	113	13	28
印尼语		-	13	931	13	38	12	65

表5 世界主要语言的经济实力排名

表5所显示的各语言排名变化,反映的是其经济体实力在近30年时间里的起落。这一排名具有预见作用,预示着将来各语言在世界领域中的地位,预示着将来的世界语言格局。

^⑧ <http://curiousstats.com/en/sec14.html>[2018年10月8日登录]。此名单只包括前十位的语言。

^⑨ <http://forum.unilang.org/viewtopic.php?t=29191>。此名单没有孟加拉语的数据。前15名的另外几种语言是:荷兰语(11)、韩语(12)、土耳其语(14)。

3. 语言的文化功能

文化的定义很多，本文的“文化”是广义的文化，指的是“人类的一切创造物”。本文所说的语言的文化功能，主要包括两大部分：1)一般文化功能；2)语言认同功能。

3.1 一般文化功能

文化包括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这三个方面的文化也是文化由实到虚的三个层次。器物文化是可见可触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是社会关系层面的文化，观念文化是不可见不可触的精神领域的文化。

语言、文字和语言技术等，本身就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可称为“语言文化”。语言文化在文化的三方面或三层次都有表现。语音、文字、骨-帛-竹-纸-网络等不同介质，属于器物文化；语法、语用规则、文章章法等属于制度文化；关于语言的性质、地位、作用、声誉等“语言意识”，属于观念文化。

同时，语言也是文化最为重要的承载者。文字产生之前，口头语言用语言的原始形式来保存史前文化，如《荷马史诗》、巴比伦《吉尔伽美什》史诗、印度《罗摩衍那》史诗及中国的《江格尔》《玛纳斯》《格萨尔王传》等。文字创制之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才在真正意义上有了文明的保存和传承。用梵语、拉丁语、古希腊语、古波斯语等已经消失的语言文字以及古汉语等写就的文献，保存了几千年前人类的文明信息，也使人类的文明得以绵延不绝、生生不息。比如亨利·罗林森(Henry Rawlinson)对楔形文字的破译，揭开了古代亚述文明的面纱；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对罗塞塔石碑的破译，打开了古埃及文明的窗口；而王懿荣的发现，罗振玉、董作宾、王国维、郭沫若等的研究，使我们通过甲骨文可以一窥三千多年前的华夏文明。

人们可以用音乐、绘画、雕塑、建筑、服饰等来传承和负载文化，但语言及语言作品是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同时，语言也是文化的最为主要的阐释者，音乐、绘画、雕塑、建筑、服饰等所传承所负载的文化，往往需要语言的阐释才能为人所明白。语言作为文化阐释者的角色与作用，还需要给以重视。

就语言的文化功能来说，也许还应看到语言与文化创新、发展的关系，也许还可以说，语言是文化创造力的源泉之一。今日文化之创新，从语言及其作品中汲取着无尽营养；那些蜚声海内外的文豪大家，那些让人喜闻乐见的影视、报刊、新旧媒体作品，都展示着语言的文明创造力。

3.2 语言认同功能

语言认同是文化的认同、身份的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是心理学、社会学的概念，指个人对于自我特性的表现及与某一群体之间所共有观念(国籍或者文化等)的表现。母语，是个体或集体身份认同的重要标示之一。它往往

与语言忠诚、语言民族主义、语言情结论等论题相关。母语之于民族，往往具有民族“图腾”的作用。十九世纪，洪堡特提出了“语言仿佛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它们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它们的语言”的命题(洪堡特 1999:6.10 节)。稍早之时的十八世纪下半叶，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以及“民族国家”形态的构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观念开始在欧洲盛行，并逐渐波及全球，影响至今。

除了语言与民族的紧密联系，个体的语言使用也在不同维度上体现着语言身份认同的标记作用，比如科塔克(2012)对阿伦贝皮人涉及语言生活的细腻描述，Labov(1963)对马萨葡萄园岛元音央化所展现出的人们内心的悸动，都在不断提醒着人们身份认同在语言上的印痕是多么清晰。

其实，第二语言、外语等也会产生语言认同、文化认同，个体与群体的语言替换便是这种认同的结果。当然，第二语言、外语等的认同与母语认同会有各种差别。此外，双语双言人的语言认同，也是当代的重要话题。

3.3 文化功能的评价参项

语言的一般文化功能与认同功能是互有关联的，而且语言的文化功能与工具功能也是互有关联、相互作用的。比如语言作为国语或官方语言，从一个角度看是工具功能作用的发挥问题，而这种工具功能的作用也有认同的贡献。

文化功能的评价参项也需采用一些外显性的数据，像语言认同等功能还不大容易“数据化”。也许把书面语的有无及其使用情况作为评价参项较为合适。其一，书面语与文明的关系较为密切；其二，书面语的数据较易采集。根据书面语与文明的对应关系，可以将人类文明分为三种类型：口语文明——书面语文明——高级书面语文明(文明被翻译成别的语言)。只有口语的文明，其语言只有口语的基础文明价值^②；而有书面语的文明，在基础文明价值之外，还有了书面语这一高层文明价值；而对于那些书面语文献被翻译成其他语言来说，其文明的覆盖域就超出本民族本地区，其影响具有了跨地域、跨文化、跨时间的特征，并以此构成了高级书面语文明。在这个等级上，越是上层的语言，其“集体文化资本”(德·斯旺 2008:第三章; de Swaan 2010)的价值也就越多。

Ferguson(1962:23-4)曾提出过一个世界语言的“书面语使用等级”(scale of the use of written form)，如表 6 所示：

^② 德·斯旺(2008:6)认为只有口语形式的语言属于记忆的语言，它们的特征是：是交谈和叙述的语言，不是阅读和写作的语言；是记忆的语言，不是记录的语言。

等级	特征
W0	没有用于日常书写的书面语
W1	有用于日常书写的书面语
W2	原创性自然科学的研究能常规出版的书面语
W3	其他语言的科学研究的摘要和译著能常规出版的书面语

表6 世界语言的书面语使用等级

表6所示的等级是站在某种语言内部来看的，很有价值。而本文的“口语文明——书面语文明——高级书面语文明”，其实是把W1、W2、W3合为一级，称为“书面语文明”，并在系统之外又增加了一级，即“高级书面语文明”。

文化功能的评估，至少可以采用以下参项：

第一，书面语的有无。根据“民族语言志”网的统计，在当代世界7000种左右的语言中，只有约53%的语言有书面文本^①。有文字的语言基本上也就代表了当今人类文明所能达到的高度。当然，对于这些语言，还可以根据其书面语的功能，按照上文提到的“Ferguson等级”的W1、W2、W3再分类。

第二，文献出版量。语言所产生的文献(历时和共时)，数量越多，声望越高，其文化功能便倾向于越大。历史上，梵语、拉丁语、古希腊语、古阿拉伯语、古汉语等，由于较早有了书面语，所以其历史文献数量较多。而就共时来说，英语、汉语、俄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语言的文献，则在当代具有巨大优势。ChartsBin网站曾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制作出了2011年左右世界各国的图书出版情况^②。从其统计可以看出，出版量最大的几个区域主要包括美国、中国、英国、俄罗斯等。

第三，翻译量。文献翻译是跨语言发生文化影响的活动，是文献声望的一种表现，也是语言文化功能的一种重要表现。Ronen等(2014)根据图书翻译量做了一个各语言翻译情况的可视化图，展示了英语、俄语、法语等语言的文化强势地位，它们都处在翻译网络的中枢地位。而汉语作为翻译的中枢地位还比较低。

值得注意的是，Ronen等人并没有区分译入和译出。译出是对他者文化的影响，彰显的是自身语言在文化功能上的优势；译入是他者语言文化对自身文化的影响，属于上文“Ferguson等级”的W3。目前，学界尚缺少译入量和译出量的单独数据。

^① <https://www.ethnologue.com/enterprise-faq/how-many-languages-world-are-unwritten-0>[2018年10月8日登录]。当然，由于语言及文字系统数量统计的复杂性，不同学者或机构的数值会有差异。对于7000种左右这一语言的数量，不少学者是持有不同意见的。

^② <http://chartsbin.com/view/30695>[2018年10月8日登录]。

第四,名人、名物数量。文化的名人-名物对于语言的文化功能来说,是一种间接数据,正如经济实力对语言的工具功能一样。但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度,其世界知名人士越多,其世界有名的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多,与之对应的语言的文化功能会倾向于越大。这是因为:1)名人、名物的“有名效应”,会外溢到与其相对应的其他身份标记上,比如国籍、语言、民族等;2)名人、名物有穿越历史的影响力,会为其对应的语言以长久的文化支撑效应。3)名人的语言产品具有文化影响力,需要其他语言的人的了解,常是翻译的主要对象。

有人分析过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国家分布^③,排名依次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波兰、瑞典、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荷兰等。美国独领风骚,英国居其二,加之澳大利亚,便使得英语在诺贝尔奖获得者方面具有了文化优势,其次是德语、法语和俄语等。

当然诺贝尔奖设立时间不长,而且多是科学界人物,作为语言文化功能的评价数据,并不全面。表7是根据“世界名人网”的数据^④制作的,所涉名人包含古今人物。在名人数量排名前20位的国家中,超过1000名的有6个国家,涉及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4种语言,其中英语涉及三个国家,优势明显。

1. 美国 8917	5. 意大利 1332	9. 西班牙 518	13. 中国 324	17. 墨西哥 264
2. 英国 3859	6. 加拿大 1317	10. 俄国 508	14. 瑞典 308	18. 南非 264
3. 德国 1497	7. 澳大利亚 989	11. 荷兰 451	15. 巴西 302	19. 新西兰 248
4. 法国 1422	8. 日本 631	12. 苏格兰 362	16. 奥地利 285	20. 阿根廷 235

表7 世界名人数量20强

名人的影响大于名物。就名物而言可以考虑采用“世界遗产”的数据,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上公布的“世界遗产”名录及分布图^⑤。

除了名人、名物之外,还可以考虑某种语言在某个时代、某个文化科技领域的突出贡献及地位。比如17、18世纪的法语在整个欧洲上层社会是一种“声望语言”,其前是拉丁语的欧洲影响;汉文自唐至清在“汉字文化圈”有重要影响;意大利语是世界歌剧的通用语言;德语是19世纪科学和哲学界的语言;

^③ http://tech.ifeng.com/a/20161007/44463376_0.shtml[2018年10月8日登录]。

^④ <http://www.thefamouspeople.com/famous-people-by-country.php>[2018年10月8日登录]。这样的统计显然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不同学者列出的清单及数量可能会相差巨大。这里列述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⑤ <http://whc.unesco.org/en/list>[2018年10月8日登录]。

而 20 世纪的物理、天文学界的通用语言是英语，在航天领域是英语和俄语。语言在某领域的特殊地位，会留下许多国际通用词和学术通用词，显示其文化的持续影响力。

4. 世界语言的功能分类

关于语言功能的研究，以及带有功能分类意味的建议，也曾有学者做出过，但基本上是根据语言的交际功能做出的。本节将对这些功能分类体系稍作述评，然后尝试提出一个较为严谨的世界语言功能分类系统。

4.1 两种功能分类体系

4.1.1 Weber 的“通用语等级”分类

Weber(1997)曾提出过一个人类语言的“通用语等级”(hierarchy of lingua francas)，如图 4 所示。这一等级体系具有明显的功能分类特点，但只是重视了语言的通用程度，而未涉及语言的其他功能。此外也有需要拾遗补缺之处，如葡萄牙语应是“洲际的”，汉语也应当列入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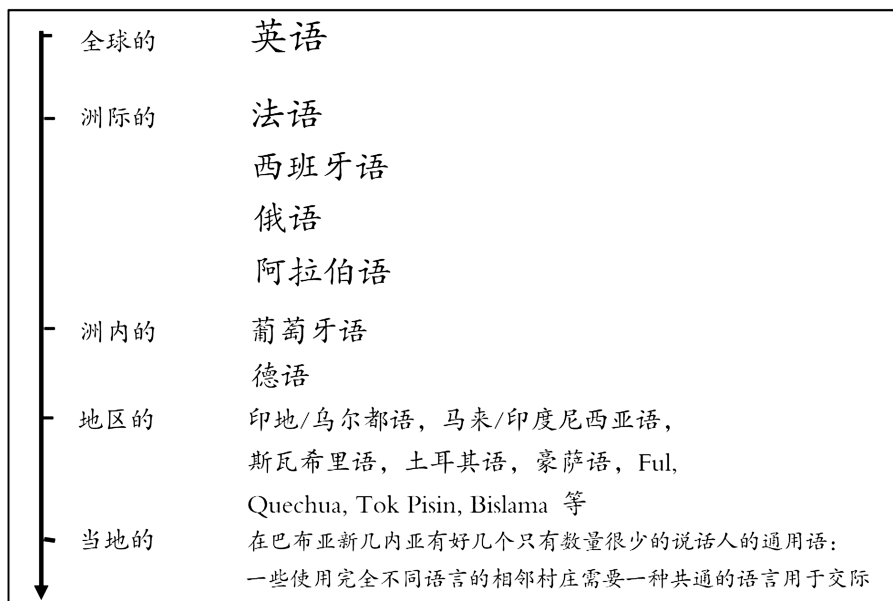


图 4 全球通用语等级(Weber 1997)

4.1.2 德·斯旺的“星系”模式

德·斯旺(2008:6-9)提出过一个全球语言系统的“星系”模式^②：1) 卫星：多达数千种、使用人口却不足世界人口 10%的“边缘语言”，它们是“行星”的

^② 德·斯旺(2008:39-46)和 de Swaan(2010)还提出过一个计算语言潜力值的公式，即 $Q_i = P_i \times C_i = (P_i / N^s) \times (C_i / M^s)$ 。

“卫星”；2)行星：处在中心位置上的100种左右的语言，它们一般都是国语或官方语言；3)恒星：阿拉伯语、汉语、英语、法语、德语、印地语、日语、马来语、葡萄牙语、俄语、西班牙语、斯瓦希里语等12种语言，处于“恒星”位置，是超中心语言；4)“星核”：英语是语言“星系”的核心，是“超超中心语言”。

德·斯旺的“星系”模式，主要基于语言通用性而建立，其系统如图5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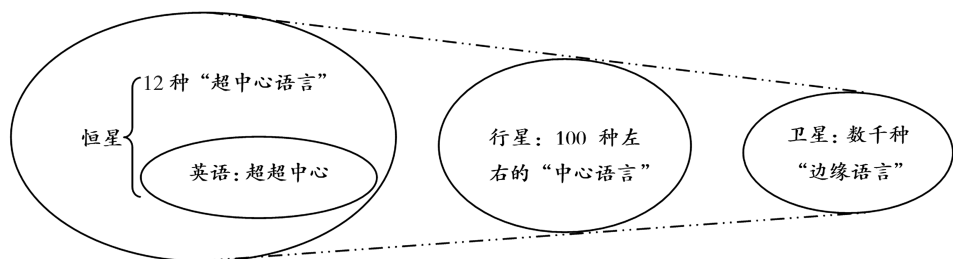


图5 全球语言系统“星系”模式(德·斯旺 2008)

4.2 功能分类的指标体系

上面两种基于功能的语言分类体系，虽然各自的视角和研究目的不同，但结论大同小异。前文从工具功能、文化功能等维度的分析，为这几个模型提供了支持，也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形成功能分类的指标体系。

语言的功能分类是基于语言在语言生活中功能的强弱来划分的。但有些语言功能可以有显性的观察指标，有些语言功能主要是一些隐性指标，在选择功能分类的指标时，要尽量选取那些显性指标。上文两大功能所涉参项都是显性指标，皆能从某一方面显示语言功能。将其汇总，就构成了语言功能分类的指标体系，如表8所示(*表示其为参考/间接影响选项，其分值起参考作用)：

语言的功能	功能指标选项
工具功能	A. 母语人口 B. 第二语言使用人口 C. 官方语言(C1地方的官方语言；C2国家的官方语言；C3国际组织的官方语言) D. 文字类型 E. 网民数量及互联网文本量 * F. 语言的经济实力
文化功能	G. 书面语的有无 H. 文献出版量 I. 翻译量 * J. 名人、名物数量 * K. 某时代某文化领域具有突出地位

表8 语言功能分类指标体系

4.3 功能分类的结果

根据表 8 所列的 8 个指标选项和 3 个参考项,对照前面的相关数据,参考图 4 和图 5 所示的 Weber“通用语等级”、德·斯旺的“星系”模式,本文得出的世界语言的功能分类结果是一个“六方阵”功能分类体系,如图 6^②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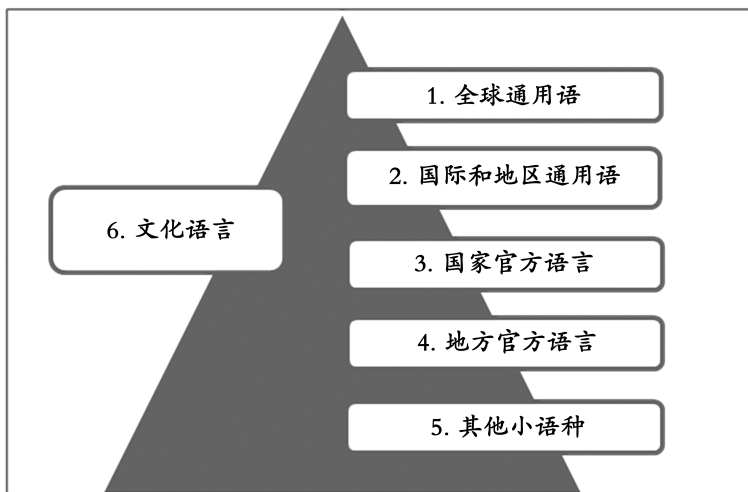


图 6 “六方阵”功能分类

第一方阵,是功能最为强大的“全球通用语”。当前只有英语具备了这一功能。

第二方阵,是“国际和地区通用语”。这类语言在国际社会或某一地区通用,如法语、西班牙语、汉语、阿拉伯语、俄语、德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斯瓦希里语、印地-乌尔都语、豪萨语、班图语、马来-印度尼西亚语等,数量有 20 个左右。

第三方阵,是所有具有国家官方语言身份的语言,包括国语、国家官方语言等,当然需要除去第一、第二方阵的语言。

第四方阵,是地方的官方语言。这类语言具有较重要的语言工具功能和语言文化功能,而且还常与国家官方语言产生矛盾,处理不当会引发国家分裂。同时还要看到,这些语言常常是挤压更小语言的直接力量。前四个方阵的语言大约有 200 个左右。

第五方阵,是除去前四个方阵的“其他小语种”。数量较大,远离功能高地,容易进入濒危状态。

第六方阵,是“文化语言”,比如古希腊语、拉丁语、梵语、古叙利亚语、古埃及文字、玛雅文字、甲骨文等。这是为语言、文字的特殊文化价值而特意

^② 李宇明(2016)曾把语言分为“五方阵”,此处的“六方阵”,是把“地方的官方语言”单列出来。

设计的，使用的是另外的评价标准。

4.4 功能分类的意义

将世界语言从功能角度进行分类，具有学术和实践两个层面的价值。学术研究层面的价值是：

其一，有助于加深对语言属性的认识。谱系分类和类型分类所聚焦的是语言结构，或曰语言符号系统的属性，而功能分类则更加强调语言应用的各种属性，重视语言的社会功能。对语言社会功能的研究虽然向来有之，但要达到可为语言进行分类的水平，就需全面、系统地认识语言的功能，把握每种功能在分类系统中的地位，搜集每种功能可能有的数据，从而全面推进对语言功能的认识。

其二，有助于加深对世界语言格局的了解。世界语言格局是一个动态系统（王春辉 2016），其形成是每种语言所实际发挥的功能的结果；语言功能的发挥积淀着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掺杂各种社会因素。功能分类研究，有利于认识语言功能发挥的条件，认识各语言社会功能发挥所形成的世界语言格局。这种格局，不是语言谱系格局，也不是类型格局，而是功能视角下的语言聚类。

实践应用层面的价值是：

其一，为语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参考。比如我国的外语教育规划，由于对世界语言格局认识不充分，第一外语语种选择曾经出现过偏差；第二方阵、第三方阵的语言都被称为“小语种”或“非通用语种”，名不副实，障人耳目，至今仍是国家着急、教育界焦虑、短期无法解决的问题（李宇明 2010；董希骁 2017）；第六方阵的文化语言的教育，尚无自觉规划。如果具有语言功能分类的意识，根据我国外语生活的需要，考虑世界语言格局，外语教育规划就会合乎实际而又具有前瞻性。

其二，有利于理性加强中华语言的功能。认识语言的谱系、类型特征，都不能改变语言的发生学、类型学性质，而认识语言的功能学特征，却可以自觉改善语言的功能。比如汉语在当前的世界语言格局中，处在第二方阵较前的位置，且充满后劲。下一步的发展，可注意如下方面：海外华人社会的母语维持，以保持甚至增加汉语的母语人数；推进汉语的国际传播，以增加汉语第二语言人数；加强汉语在国际组织中的应用，以增强汉语在国际生活中的功能；扩大汉语网民人数及汉语文本的互联网占有率，以争取汉语在互联网上的地位；促进汉外翻译及汉语与民族语言互译，以增加汉语的翻译量，提高汉语文献的声望；利用汉语的名人、名物及曾经在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影响，增加汉语的文化功能等。现在我们已经为汉语的强身固本采取了很多措施，但从语言功能分类指标的角度看，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其三，有利于弱势语言的保护。语言是一种资源，每种语言都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样品，贮存着语言所属民族的历史创造和文化智慧，具有其他语言无法代替的语言学及其他维度上的功能和认识价值(Ruiz 1984；李宇明 2008)。第五方阵中的语言处在弱势地位，世界语言竞争之力最后都传导、压迫在这一方阵，可能造成大面积的语言濒危。第五方阵是语言保护的重点方阵。通过功能参项的数据，可以较为精准地确定需要保护的弱势语言的数量。

5. 结语

在历史比较语言学时代，产生了语言的谱系分类法和类型分类法，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语言类型学的发展，类型分类有了全新发展。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语言的功能分类。若此分类可以成立，语言就有了三大分类法。谱系分类、类型分类，依据的都是语言结构要素，功能分类依据的是语言功能要素。谱系分类重视语言的历时发生学关系，类型分类、功能分类都是在共时层面进行的。三者关系如图7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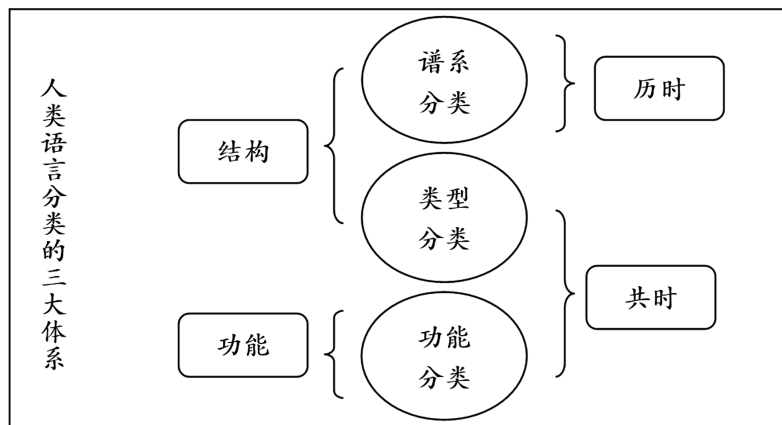


图7 语言分类的三大体系

语言分类是在人类积累了一定的语言样本、并对语言的一些属性有了一定的认识之后才开始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人类收集到几百种语言的材料，并从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看到语言之间可能存在发生学上的联系，于是有了谱系分类。类型分类产生之后，人们获得语言的样本数急剧增加，且经过结构主义特别是描写语言学的发展，对于语言结构的认识更加全面而深入，共时的语言理念也逐步建立起来，于是发展出新的类型分类。对于语言功能的研究、特别是语言的社会功能的研究相对滞后，语言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状况，在全球化水平和数据收集能力没有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也是比较难以把握的。

语言分类研究的成果体现在分类结果上，但其更重要的意义则在于对与分

类相关的语言性质的认识上。谱系分类对于世界语言系属关系的认识、特别是汉藏语系这样形态不怎么发达的语言怎样确定系属关系等，起到了巨大的学术推进作用。类型分类提出之后，对于语言类型上的共性与个性研究，对于类型特征的蕴含关系研究，以及用何种方案调查语言等，都有很大推进。功能分类的提出，相信也会极大促进对语言功能的认识，促进对语言功能的相关数据的收集与分析，促进社会更好地发挥语言功能。

语言功能分为工具功能和文化功能两大范畴。工具功能主要考察语言的沟通能力，可以通过：1) 母语人口、2) 第二语言使用人口、3) 官方语言、4) 文字类型、5) 网民数量及互联网文本量等五大选项和 * 6) 语言的经济实力这一参考选项的外显指标来评价；文化功能主要考察语言的文化影响力，可以通过 7) 书面语的有无、8) 文献出版量、9) 翻译量三大选项和 * 10) 名人、名物数量及 * 11) 某时代某文化领域具有突出地位等两个参考选项的外显指标来评价。通过这些考察与评价，可把当前的世界语言划分为六大方阵。这六大方阵的格局，可以对国家的外语教育规划、中华语言的国际传播以及语言保护等，提供决策上的重要参考。

本文对功能分类的思考还只是一个初步尝试，有许多问题还需要在今后研究中逐步完善，如：语言功能划分为工具和文化两类是否合适？隐性的语言功能怎样才能成为可评选项？各功能选项应当如何选取与加权？各选项的数据如何采集？如何建立世界语言功能选项的数据库？但是我们相信，语言功能分类体系的建立是必要的，是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

References [引用文献]

- Ammon, Ulrich. 2010. World languages: Trends and futures. In Nikolas Coupland, ed.,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 Oxford: Wiley-Blackwell. Pp.101-22.
- 德·斯旺 (de Swaan, Abram) 著, 2008, 乔修峰译, 《全球语言系统》。广州: 花城出版社。原著: 2001. *Words of the World: The Global Language System*. Cambridge: Polity.
- . 2010. Language systems. In Nikolas Coupland, ed.,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 Oxford: Wiley-Blackwell. Pp.56-76.
- DeFrancis, John. 1984. Digraphia. *Word* 35, 1:59-66.
- Dong, Xixiao (董希骁). 2017.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non-common language education plann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Language Industry Research, WeChat public account, released on 5, Feb. [2017, “一带一路”背景下非通用语教育规划面临的问题与对策。“语言产业研究”微信公众号, 2月5日推文。]
- Ferguson, Charles A. 1962. The language factor in national development.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4, 1:23-7.
- Greenberg, Joseph H. 1963.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In Joseph H. Greenberg, ed., *Universals of Human Language*. Cambridge,

- Grivelet, Stéphane. 2001.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Language* 150, 1–10.
- 洪堡特 (von Humbolt, Wilhelm), 姚小平译, 1999,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北京: 商务印书馆。原著: 1903–1936. Ueber die Verschiedenheit des Menschlichen Sprachbaues und Ihren Einfluss auf die Geistige Entwickl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In Herausgegeben von Albert Leitzmann and Bruno Gebhardt, eds., *Gesammelte Schriften Wilhelm von Humboldts* (17 volumes), Vol. 7. Berlin: Behr.
- 科塔克 (Kottak, Conrad Phillip) 著, 张经纬、向瑛瑛、马丹丹译, 2012, 《远逝的天堂——一个巴西小社区的全球化》(第四版)。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原著: 2005. *Assault on Paradise*, 4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Education.
- Labov, William. 1963. The social motivation of a sound change. *Word* 19, 273–309.
- Li, Yuming (李宇明). 2003. On mother tongue.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1:48–58. [2003, 论母语。《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48–58页。]
- . 2008. Language resource view and Chinese language census. *Journ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5–7. [2008, 语言资源观及中国语言普查。《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5–7页。]
- . 2010. Thinking on foreign language planning in China.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1:2–8. [2010, 中国外语规划的若干思考。《外国语》第1期, 2–8页。]
- . 2011. Language is also “hard power”. *Journal of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68–72. [2011, 语言也是“硬实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期, 68–72页。]
- . 2016. On language competi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212–25. [2016, 语言竞争试说。《外语教学与研究》第2期, 212–25页。]
- . 2017. Impact of language technologies on language lif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144–58. [2017, 语言技术对语言生活及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144–58页。]
- Nettle, Daniel. 2000. Linguistic fragmentation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The Fishman-Pool hypothesis reexamined. *Economic Development & Cultural Change* 48,2:335–48.
- Noack, Rick and Lazaro Gamio. 2015.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7 maps and charts. *The Washington Post*, Apr. 23.
- 奥斯特勒 (Ostler, Nicholas) 著, 章璐、梵非、蒋哲杰、王草倩译, 2009, 《语言帝国: 世界语言史》。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原著: 2005. *Empires of the Word: A Language History of the World*.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 Ronen, Shahar, Bruno Gonçalves, Kevin Z. Hu, Alessandro Vespi gnani, Steven Pinker, and César A. Hidalgo. 2014. Links that speak: The global language network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global fam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1,52:E5616–22.
- Ruiz, Richard. 1984. Orientations in language planning. *NABE Journal* 8,2:15–34.
- Sun, Lizhou (孙力舟). 2013. History in pictures: Origins of the current writing systems of the world. Sina History, released on 20, Nov. [2013, 图解历史: 当代世界文字书写系统的由来。新浪历史, 11月20日。]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1121/10/12297405_330956345.shtml [accessed 8, Oct. 2018]
- van Parijs, Philippe. 2000. The ground floor of the world: On the socio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linguistic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1,2:217–33.
- Wang, Chunhui (王春辉). 2016. Language order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Chinese Journal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4:69–82. [2016, 当代世界的语言格局。《语言战略研究》第4期, 69–82页。]
- Wang, Chunhui and Li Gao (高莉). 2009. Issues of language diversity on the Internet. *Applied*

Linguistics 2:23-33. [2009, 互联网上的语言多样性问题。《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 23-33页。]

Weber, George. 1997. Top languages: The world's 10 most influential languages. *Language Today* 3: 12-8.

Zhang, Li (张黎) and Yuxi Zhang (张钰浠). 2016.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language use in webpages for the 500 global top companies. *Chinese Journal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2: 99-104. [2016, 世界500强企业官方网站语言使用情况。《语言战略研究》第2期, 99-104页。]

Zhou, Youguang (周有光). 1989. Language planning after World War II. *Language Planning* 4:42-5. [1989, 二战后的语言计划。《语文建设》第4期, 42-5页。]

第一作者简介

李宇明, 男, 硕士,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研究兴趣: 语言政策与规划、儿童语言发展、汉语语法等。代表作: 《中国语言规划论》(三卷)、《儿童语言的发展》。电子邮件: liyum@263.net

LI Yuming, male, MA, is a professor of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language policy planning,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Chinese grammar. His major publications are *Language Planning in China* (3 volumes) and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Language*. E-mail: liyum@263.net

作者单位及通信地址

李宇明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15号 100083

王春辉 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83号 100089

E-mail: friendwch@126.com

Affiliation and Contact

Prof. LI Yuming, Advanced Innovation Center for Language Resourc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No. 15, Xueyuan Roa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083